

● 北行略記（續二）

黎僕先生原著

九月廣西江道宋大老爺名文豐來。又稟如前奉道臺諭以薙髮改裝暫爲安插。黎僕具陳此來只候福公爺命。非避難內投茲雖仰荷上司容納之仁。然非其本心不敢從命。如今國事果不可爲僕等惟願回來擊中流之楫。驅搏虎之羊。如其不能則爲荆軻。七爲張良椎。不得已則爲嚴將軍頭爲常山舌可也。縱奉許以復讎。則剃髮爲國人之唱。如只爲安插則決不敢剃矣。乃道臺再三逼勒。凡黎僕之僚朋行隨三十四人分關別處詔使剃髮改裝。惟黎僕與協鎮阮茂爾病故于柳州城、知府阮暉九月二十一日阮、鄭憲超、嶺伯黎值、翰林供奉使李秉道等決以死抗道臺不能脅。遂送慶遠府居住。病故于寧明州

時來機每中也知天有俟於吾

十一月謁福公爺於梧州。仍以原脚備陳。并繳納頂帶。再有面稟。略言阮惠於本國是篡逆之臣。而於天朝不過一障蔽之頑民耳。聖人之於蠻夷。固以荒忽不常待之。可以受他之降。以爲生靈計。然竊念阮惠以本國遺患之虎。而敢爲拒轍之螳。他雖納款。恐未輸誠。原他有事于南。不得不爲此緩兵之計。况他自得國以來。括田爲糧。盡民爲兵。殺人如恐不足。役人如恐不足。流毒下國。不可勝言。南交生靈如火。益熱。鯈魚賴尾。正拭目於父母孔邇。鷗逐雀獮。驅魚而叢之淵。必假萬邦之司牧。倘寒谷陰崖。而早得太陽之光照。則救焚拯溺之師。豈容少緩。而受降的事。必將以爲姑與之之計矣。且聖人有分土無分民。治有限。心無窮。一夫不獲。如已納溝伊天民之志也。數萬生靈皆吾赤子。

宋仁祖之心也。欣今天朝大皇帝聲教被漸暨訖無處不貫徹。回部八萬餘里。非貪其土地也。爲生民也。目下安南塗炭甚於回部。不獲非但一夫流移。非止數萬。其肯限此一交州之地。而不蹇裳濡足以救之乎。若以夷治夷。先王成憲。則回部非夷耶。交州之民。何辜不與回部而並在覆盆之中。莫非天地之無窮鬼神之莫測。聖人處事固如是難得而量度歟。今觀阮惠固黠而內則兄弟相離。外則強阮相敵。與夫將士離心。人民怨懟。脅從之將卒人各一心犯此五敗。正天亡之日。此而因機乘時。則滅后羿。誅祿山。亦是可爲之機會也。但未奉天朝甚麼處分。未敢舉動。今來請命。非爲一身偷安之計云云。又奉委員詰問。黎侗答其略言。現今黎氏寡弱。而阮惠篡奪之罪不可容。聖德包涵。而阮惠抗拒之名不可掩。若以悖逆之魁而獲免天誅。又荷天寵。將何以續一國之綱常。而懷萬方之觀聽乎。昔三家分晉。周因而封之。部曲逐節度。唐因而與之。古人蓋嘗不欲生事而做無事之局矣。今天朝威德加於四海。自非前世帝王可比。則封阮之事。竊不敢認。以爲眞也。云云。委員又詰以阮惠輸誠。福中堂辦理受降的事。是奉大皇帝意也。你等徒以綱常二字。逞其狡詐。搖惑人心。欲變我天朝定局耶。黎侗答以聖人制禮以防範人心。而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以阮惠之強。其分當得。又奉眞封以定其分。正其名。又誰敢干名而犯分者。然國之興廢。自古有之。而所謂綱常。互古今而不可易。黎侗臣事黎氏。不幸國破君奔。則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乃職分內事。卽張良籌漢幄。包胥泣秦庭。古人曾盡心於所事。黎侗而爲綱常謀。蓋亦本乎人情耳。且爲屬國扶綱常。詔書鑿鑿。前此天朝之定局。亦不外乎綱常。黎侗等但遵之而已。則定局非黎侗等之能變。局自變耳。今而別成。是豈黎侗等之狡詐能惑之乎。黎侗等此來曾無一毫狡。

詐。不待辨而自見。照臨之下。幸無微而不察。又諭你等既來必無可出關之理。須留於此俟我提奏。將你等比照潘啓德用。你等願否。黎侗答以爲潘啓德乃從阮之人。本無國恩可報。一就順成功。卽荷包容。固可在此効用也。如黎侗等係黎氏孤臣。非啓德比。則留居內地非其願也。蓋留居在此。則國事付之不問。爲不忠。家先棄而不顧。爲不孝。負同心殉國之人。爲不義。孤救焚拯溺之望。爲不仁。爲國翻成賣國。則不智。挺身反致藏身。則不勇。備此六者。安得齒其爲人。中國雖廣。無地容此狗彘之流。黎侗亦何顏居此。况黎侗等止因竚命。非係越塞踰關。若謂旣來則不得出。而必以此關爲鉤距。則黎侗等生死全憑造命。總之破巢之下。安有完卵。黎氏不復。黎侗不可以圖存。寧死於黎氏故土。以見其忠。倘枉死於內地。則非其所負。上司全活之仁。大人其諒之。居數日。奉諭今已將你等志向轉對。應就桂林府俟命。十二月到桂林。月底又解就廣東省城。除夕感作。『咄咄聲敲送舊歌。觸吾心事恨偏多。衣冠魏闕今何夕。香火宗堂昔我家。地義天經言不盡。人情世態奈之何。雖然往復循環理。且看天工莫咄嗟。』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正月聞國王自桂林城從廣西路進京。黎侗等自廣東從江西解進京。三月到兗州。聞車駕東巡。卽轉往泰安行宮奉中堂問訖。有稟叩祈轉奏。其略曰。黎侗等不能輔主以守其國。奉大皇帝憫其寡弱。勞師費財。命將以救之。又不能因機乘時以固其存。於旣得之後。敗皆自取。夫復何言。今阮惠有服人之力。有不可遏之勢。聖人因而界之。以爲生靈計。黎侗事後之言。殊不近理。但念黎氏臣事上國。幾三百年。果至此而不可維持。卽天數安排在黎侗亦不敢忘。然阮惠以如此之罪魁。得免天誅。此黎侗所以切切焉。如以安南小夷。其人其地皆不足取。且不忍勞民於烟瘴之區。則

聖人視四海如一家。固無內外之別。不論地之大小。惟以生靈爲重。回部新疆。非貪其土地也。安南何辜。不得與回部並在覆盆之內。且黎氏之恭順。阮惠之暴逆。照臨之下。黑白分明。乃至以十六道之輿圖。付之阮惠者。諒亦不得已爲此一時之權耳。此黎侗所以亟亟焉。萬望垂憐。以區區之念上達。軍機大人和中堂名和珅看了遞入。不報。初四日引見。奉上諭。你等不以盛衰爲去就。嘉其忠義之誠。朕不忍置之罪謫。又承軍機大人面諭。你等進不能爲包胥。退必爲阮惠所戕害。殊可憐憫。姑進京俟回鑾後爲之辦理。二十三日送到刑部付監。五月奉提審在雷神廟奉中堂列位大人諭以薙髮改裝。賜隸旗籍。汝主既授以三品官。亦賜你等五六品官。你等願否。黎侗對以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時而猶有可爲。則移孝以爲忠。慷慨扶岷崑之志。勢而已無可奈。則移忠以爲孝。懇懃陟岵。屹屹之瞻。進不能以全忠。則願退而思孝。黎侗等皆有老親在堂。鄭憲黎值未有子媳。李秉道黎侗全無兄弟。今奉天朝以忠孝治天下。如蒙恤及。放之歸養。倘阮惠不容。則求仁得仁。又何怨。若黎侗等只圖便已。而留此。則忠孝全無。心同狗彘。天朝又將安用。乃從而官祿之乎。且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爵以酬功。祿以勸忠。黎侗不能捍主于艱。不惟非賢。非能。且無功焉。且不忠焉。則爵位非所敢望。亦非所願也。又諭以汝主在此。汝不之從。得爲忠乎。仍對以觀諸黃口之雀。猶慎于從。倘以從高宗爲忠。則從徽欽爲不忠。故不敢托以故主爲當從。而昧事君之義。相彼丘隅之鳥。且知所止。則爲臣止於忠。爲子止於孝。故不敢藉以王畿爲當止。而圖利己之私。則此忠與不忠。不敢強辨。惟憑鈞照。一霎時。見故主來。大人諷故主諭黎侗以薙髮。仍泣拜曰。黎侗等生爲黎氏臣。死爲黎氏鬼。其他無所願也。又奉大人諭以汝主之命。汝亦不從。是豈人臣之道。黎侗答以爲人臣委質事君。固惟命

之從。然不從之從。苟可以不辱主命。是亦從其命也。今薙髮之命。口則是而于其心則不然。猶等願從故主之心命此亦不得已而行其事之情耳。仍付刑部北所監禁分關每處二人不得往來。六月又見從主諸臣丁迓衡范如松阮國棟卽獄中存問告黎僨謂今大人命來告公等薙髮然我等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其肯爲衛律之言以取子卿之罵此亦不過應伯顏之固索而書但取丹心之句以相告且乘其便來相省耳仍答之曰你我迹異而心則同丁公以封疆外大臣百戰力殲挈家浮海范侯阮侯以侍衛內大臣一朝城陷執轡隨蹠皆未缺人臣之義如我者受命於顚沛流離之際莫展半籌却以病劇回家既不能從亡又不能死事暨病起之後攘臂一呼雖號召人心之既散泣血七日難挽回天意之不昌不得已而留頭髮以表衷旗雖苦節不可貞亦甘心無所憾縱使皆爲我等誰其執綏皆爲諸公誰其守節所遇皆異易地皆然但欠一死厥罪惟均耳雖然善自保重他日返晉文羈旅之車孤偃趙衰未必非諸公之任如我上不能爲包晉下不能爲子房已羞見諸公之面所以堅持一節鼎鑊不能怖軒駟不能移庶幾可以明其志所贈丁零詩之末句敢不服膺我等之用心公何須贅諸公之重責我不能分希夷希蠡各有經權誰衛誰蘇休岐彼此惟願等閒新景謹守初心勿替曩前侍立之恭益慎酒後異行之計我等深有望焉不然則我等必爲溝中之瘠而公等不免爲他鄉流落之人勉旃勉旃幸將我言以聞使我主釋然無掛念此不智之臣以重煩聖慮耳丁迓衡等遂去。

十一月漢軍鑲黃旗官帶黎僨之子黎允佺來同與刑部司官到獄中告黎僨剃頭則君臣父子相聚何乃一向癡蔽而不近人情若此仍答以文山之詩有曰我爲網常謀有家不得顧我固不敢以身家之私而忘公義列位其諒之又顧允佺教之曰以你既剃頭跟吾主若能盡心服侍是猶長在

膝下吾無憾矣。

十二月部堂官提審。尙書胡大人名李堂諭以你等若不願剃髮則老死獄中。墳屍牢戶。噬臍何及。黎個答以此而出於大人之命則可。若是黎個之情願則萬萬不敢。至如老死填屍之事。黎個亦不敢以莫須有三字深望於大人也。仍再奉監在北所四人同監一處。

辛亥乾隆五十六年正月聞故主在燕京東城國子監之傍已授鑲黃旗漢軍佐領。三月奉差阮國棟賚銀

十兩茶一斤并詩二首。但獄中嚴禁不得入。只得禁役交付。仍有表併賡韻遙遞。云癡忠無狀。大義

未伸。犴狴惶惶鴈魚杳杳。臣等以該死之分當宜死之時居必死之地苟生於石火電光之倏忽亦

奚以爲。惟旅邸在咫尺間。蜂蟻之心所以未亟死也。幸今拜接雲翰。捧讀再四。覩金安兩字。翕然葵

憇怡愉。拭珠淚雙行。慨此萍踪漂泊。既逢機變。宜待時來。恭望蘿菜小心。臥薪大志。念改玉而乾綱

奮發。期展翮於鵬程。思完璧於蹇難。解舒毋甘心於牛後。會見巨魚縱大壑。越鳥巢南枝。臣等雖死

之日乃再生之年。至如香茗紋銀洪私。優渥尤見十分珍重。每飯不忘恤下之情。蓋君山而泰岳之

高麗水而黃河之深矣。臣等敢不雀舌騰歡。花邊生色。企松筠芳躅。肯挈此身於一葉之輕鍊鐵石

剛腸。圖報大義於千金之重云云。

奉賡元韻三首。經霜鱗羽且杳杳。一日千秋萬苦招。火煉剛腸融曲曲。梭拋愁緒逐朝朝。神馳桂

海茫然夢身在槐廳閑。若寥義桔忠牢如可脫。肯爲漁也肯爲樵。右情況之極

蟻明一點本良知。弓子偏慚不會箕。韓國鼎鍾何日報。雒都荆棘幾時披。山河社稷雙眸淚。霜雪風

塵一首詩誓志。南旋舒宿憤。鯨鯢高築彼凶屍。

右想念之至

難危憂戚玉子成。奮發何愁不得名。石室坐薪能自勵。田間拜土有誰輕。龍需雲雨譽鱗鼓。鳥出樊

籠翮翅生早策歸鞭重整頓毋淹旅邸嘆丁零。右期望之深

四月奉御筆慰問并詩一首仍復奉賡原韻欽遞爲掌閭者所獲自是音信不通。窃念臣等無狀辱庸不勤奔走。前此崎嶇北塞既不能羈的追隨今而咫尺行宮又不能晨昏密勿通天之罪萬死莫能如文丞相之庶幾無蓋亦望其回天意而攀附以贖前非矣詎奈免走烏飛魚沉鴈杳寸丹莫白兩鬢皆霜尺札未通九腸盡火欣今屢捧宸翰拜讀瑤章奉見志大還珠機深難采似茲奮發不挫不衰則雲雨之龍梧桐之鳳可以指日冀矣。臣等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仍強索枯腸再賡玉韻以表蜂蟻之情云。

其一 霧鎖雲遮又暑侵居諸傳駟送愁吟。風雲不測仍嘗胆雷雨當亨且誓心謀脫虎關鷄唱早虔裝劍課石痕深一成可發重興迹直到時來潤我襟。右道上意

其二 風塵颯起滿空侵觸景撩愁枉浪吟恨破詩囚衝黑地怨穿節窖湧丹心驥程早趁情彌篤龜卜重昌望轉深向日顧身慚對影屢蒙過獎敢披襟右寫下情

五月風聞跟隨諸臣並行分遣各處安插黃益曉于伊黎范如松于黑龍江阮國棟于吉林黎忻于奉天府其餘阮有漳阮曰肇等二十餘人皆在熱河時信息既絕未知真否。壬子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奉軍機大人叫黎僕入內務府問以前者爾來志圖恢復如今同志尚有幾人汝主之弟黎維祇其人可輔否仍對以黎氏得國四百餘年恩澤及人久矣及其亡也人憐之又奉天朝聲義扶黎此時一國之人咸稱黎氏不謀同辭可見國人皆同志也自故主北行之後黎僕在家奉王妃命糾合舊臣世族藩目土豪二百餘員手下或千餘人或以百數總之亦不爲少到如今已經

三載阮惠既王。天命有在。卜天命則人心可知。卽此時殊勢異人各一心。未敢必其尙有幾人也。若夫敵主之弟黎繼祇於敵主出奔之時。尙能以三四十人保守一隅。以抗阮惠似有可爲。然齒淺而其他無足觀者。惟恐其未必不爲阮惠所害。縱或尙在。未必其能與天爭也。問訖再回刑部之北所。嗣後三年。並不見提問。

丙辰嘉慶元年二月刑部秋審官來讞以剃髮之事。黎僨具稟其略曰。前者蒙愚不能自量。欲將一髮引千鈞不知苦節不可貞。遂致一念有毫髮之差。自陷於昏蒙之桎梏。七年圜棘兩鬢皆霜。今奉見天恩浩蕩。窮髮沾濡。如蒙觀過原情。釋累歸骨。俾蟻生狐死。得遂彼懷。則擢髮蒙恩。雖碎骨粉軀。不能報其萬一矧於髮何愛乎。時有大赦故問及之。

十一月雪後月出偶作。透牖寒光冷逼人。雪和月朗景仍新。初升月彙墉懸璧。布滿梅花院渥銀。屋脊光浮金漱灑。樹杪影射彩繢紛。鑼錦響歇人囂靜。覺照塵心樂趣真。

丁巳

嘉慶二年

見本國乂安天祿人潘氏得以洋匪家眷緣坐監在北所女監。問之始知富春城以東

屬阮王名光纘號景盛。廣南屬阮王名岳號泰德。同犯屬阮主孫○卽阮○也。尙題景興年號三分鼎

足。上年景盛與同犯兵會戰于洋面。未分勝負。尙當造船造銃。括兵徵糧。以圖再與同犯王戰。且凶荒累歲。民不聊生。此正所謂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黎僨聞之感作。

棘垣閭寂念榆枋。問起情形駭聽乾淨。山河無一寸。鼎成南北已三分。燕巢林上春迷徑。龍翻洋中浪接雲梭織。居諸纔七載。桑田滄海遽紛紛。右嘆故國紛擾。

毋論諸臣固守經裙釵。何至嘆丁零。一條裏娜迎人柳。萬里浮沈逐浪萍。皴損春山懷參嶺。望穿秋水顧瀘冷。朔風吹醒昭君夢。懶調琵琶倦倚屏。右嘆紅顏漂泊。

◎ 海外叢話

△朝鮮人之貧

朝鮮自有史以來。天然之財源。如地勢。地質。氣候等。既非豐厚。人爲的產業。亦不十分發達。而人口則過於稠密。從來因政治腐敗。國力不振。民心已陷於萎縮怠惰。國家方面及個人方面經濟上之活動。已形十分阻礙。故半島全體及國民個人。其富力頗爲低薄。貧民之數甚多。自日本合併以來。亦未見有何等進步效果。故比與日本內地兩國產業之貧富。甚爲懸絕。朝鮮之產業古來主於耕農。其人口全數之從事於農業者。至十分之八。占人口之最大部分。茲據所調查農家之戶數。而別其階級。地主凡十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五戶。自作五十五萬三千六百七十八戶。自作兼小作九十一萬七千三百十一戶。小作九十七萬三千七百三十八戶。窮農十六萬二千二百九戶。試將朝鮮全國平均比較農家一戶一個年間一戶之收支狀況如下。

◎ 農家一戶一個年間收支表

類分	收入	支出	剩餘
地主	一五三四元	九八九元	五四五元
自作	六四六元	五五九元	八七元
自作兼小作	四七六元	四五元	二五元
小作	四〇三元	四一四元	一一元
貧農	一〇二元	四〇六元	四元

如右表地主一戶平均收入相當者多。然其他則甚貧弱。其生活之困難可知。又地主階級中除大

營農業家外。中流以上之地主。近時受物價騰貴影響。負擔增加。而奢侈虛飾之風依然未改。又重體面而賤勤勞。故支出對與收入急激增加。遂至於負債而墮落。下級農民則因生活陷於窮迫之結果。轉業者多。最近一年間農家中之就商業者。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人。就工業及雜業者。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九人。從事勞働及傭顧者。六萬九千六百四十四人。轉往日本者。二萬五千三百八人。住滿洲者。三千一百三十三人。往西伯利亞者。一千九十一人。全家離散者。六千八百三十五人。其他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合計轉他業者。達十五萬百十二人。
 在朝鮮土民及日本與其他外國人貧富之程度最為明瞭可見者。為平均一人之直接稅負擔額也。據最近之調查在都會者。日本人二十元六十仙。土人二元七十九仙。外國人七元七十二仙。在郡及島者。日本人二十三元四十九仙。土人二元二十一仙。外國人四元八十二仙。又觀在朝鮮每個人之銀行貯蓄額。日本人二百六十八元六十八仙。土人一元三十仙。外國人百二十三元八十五仙。郵局之貯蓄額。個人平均日本人三十五元十八仙。土人二元四十五仙。朝鮮為貧困及乞食最多之地方。據千九百二十六年末之調查。則朝鮮全土之貧困者。人數男百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八人。女百四萬一千八十二人。合計為二百十五萬五千六百二十人。平均占人口百分之十一。此外又有乞食者十萬六十六人。朝鮮貧困者生活之程度甚低。故如京城為大都市。而街市之各所及近傍。猶有多數之穴居生活者。其貧困若此。故生活程度一般低劣。其消費力極弱。觀文明之利器。如電話電燈等之需要狀況。則可知日本人外國人與朝鮮人之間。其經濟力甚為懸隔。計朝鮮全國之使用電話者。凡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五人。其中日本人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七人。外國人五百七十八人。朝鮮人僅三千八。

百九十人。平均戶數則朝鮮人之使用甚爲希少。又如電燈之使用。日本人六萬九千二百六十九戶。朝鮮人七萬戶。外國人二千七百一戶。計供給區域內之戶數。日本人七萬五千二百四戶。朝鮮人二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戶。外國人五千二百二十戶。則朝鮮人之黑暗淒涼可知矣。

△新加坡之英國軍港

現在築造中之英國新加坡海軍港。其位置正在馬來半島海峽內。港內所有之營築爲造船所。重油倉。無線電臺等。重油倉可貯百二十萬噸之重油。無線電臺有可與英本國海軍部一日內交換通信之能力。而此等營築有海峽內無數之海島上要塞屯堡及水陸飛行機爲之援助。而飛行機根據地內陸軍飛行機部與海軍飛行機部僅隔六英里。兩地中間有一大河貫流。現方從事架築鐵橋。此軍港爲英國全世界大海軍根據地之第四等海軍港云。

○列國之航空軍勢力比較

美國	陸軍中隊數	三九	海軍中隊數	三九	陸軍飛機數	一八五〇	海軍飛機數	一〇〇〇	陸軍氣球數	二二九
	海軍氣球數	七五	陸軍航空船	九	海軍航空船	二	航空母艦	七	陸軍關係員	一〇五〇
	海軍關係員	五三〇〇								

法國	陸軍中隊數	二三六	海軍中隊數	一三	陸軍飛行機數	四〇〇〇	海軍飛行機數	四〇〇	陸軍氣球數	三六
	海軍氣球數	四二	陸軍航空船	六	海軍航空船	一	航空母艦	二	陸軍關係員	三七五〇
	海軍關係員	三八〇〇								

日本	陸軍中隊數	一九	海軍中隊數	一三五	陸軍飛機數	五〇〇	海軍飛機數	五〇〇	陸軍氣球船	一六隊
	海軍氣球船	一〇	海軍航空船	二	陸軍關係員	三五〇〇	海軍關係員	三五〇〇		

英國	海陸軍中隊數	五九	海陸飛行機數	一四〇	海陸氣球	一隊	航空船	六	航空母艦	八	關係人員	三三五〇〇

右各國之航空豫算費

美國	海陸中隊數 九一	海陸飛機數 一七〇〇	氣球數 六	航空船 六	航空母艦 一	海陸關係人員 五〇〇
俄國	陸軍中隊數 九一	海軍中隊數 一四	陸軍飛行機數 ○五〇	海軍飛行機數 二〇〇		

美國	陸軍 一八〇五萬弗	海軍 一四九八萬弗
日本	陸軍 二六〇〇萬圓	海軍 二八〇〇萬圓
俄國	海陸 三三一六萬路布	
法國	陸軍 六五〇〇〇萬佛郎	海軍 九九七五萬佛郎
英國	海陸 一九九九萬磅	
伊國	海陸 七〇〇〇〇萬里羅	

又將來各國之擴張計畫。英國豫定於一九三〇年三月末於本國防備用獨立中隊。增加二十五中隊半。此計畫完成。則中隊數為八十四中隊半。而人員達四萬機數達千三百五十之多。美國昨年六月已決定於五年內擴張海軍航空隊。期至一九三一年新造飛行機千六百十四機。發動機三千二百二十八。又五年後之常備軍除一千機外。又建造航空船二隻。法國則期於一九三入年一月末。每年增設二中隊至四中隊。有事時可得五十中隊。平時可有三十五中隊之勢力。日本則豫定每陸軍一個聯隊增加一中隊至三中隊。平均常增加三中隊。以充實軍用。海軍則期至一九二九年。由現在之十二中隊半。增至十七中隊。伊國則由現在之九十中隊倍加其數。期至一九三〇年末可有百八十二中隊。另外新造航空船六隻云。

▲中華之廢止諸滿期條約

中華政府自對比利時及西班牙廢止諸滿期條約。今年對意大利葡萄牙二國通商條約。業已滿期。將用此種政策對待各國。惟恐中華今後將至盡廢棄諸條約。北京外交團已協議自衛的反抗之策云。